



□ 12
1326
23



論語大全

堯曰 子張

1326
23



周開
景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勉齋黃氏

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字張二章字夏十章字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蓋孔門自

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

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次於顏曾

穎曾學方有非二子所能及者穎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微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顏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



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凡二十五章
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

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朱曰好

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

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

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

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

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潛室陳氏曰士

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

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言致命獨不言思者

一句○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

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

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

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

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

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

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

無亡讀作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

廢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子然固守一

節者也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

則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焉能為

篤則亦或作或較銳始怠終亦必亡而已矣焉能為

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

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

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

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

重○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

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所以執

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

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

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篤。有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非補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於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從狹隘上生。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取。溫袍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雙峯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能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

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和靖尹氏曰。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從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寬。狹則不廢。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

小道不是異端小
道亦是道理只
是小如農圃醫
卜百工之類却有
道理在只一向上
面求道理便不
通了若異端則
是邪道雖至近
亦行不得

切於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太迫，尚所不容，則
幾於無別。雲峯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
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
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
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言，皆有過高之病。一
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
於察理，必有其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為高，故有
焉能為有亡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
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
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
有過高趨向未免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

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
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

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偏，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
也。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
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
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
通於君子之大道也。○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可
前，淺近不為無益。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
也。小道安知非指揚墨佛老之道而異邪？曰：小道合聖人之
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
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
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
道致遠而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
屑用其心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
好去聲

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如聖人說，非在其中矣。如干禄而禄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禄而禄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當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以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

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近思者，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如此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峯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知之章，此章所謂學問思辨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程子謂徹上徹下底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效此。○雲峯胡氏曰：徹上

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
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
也言仁是徹下言粹而益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
章未及力行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
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
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
矣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
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
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
不然則寡聞諛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則自然
往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亡何能見於行所
謂切與近只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
是在己之事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推
將去如親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愛物如這
一件事如親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愛物如這
只管第一級便要去只管見易其難前面遠處只管
近如第一級便要去只管見易其難前面遠處只管
難只見遠或問此章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
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

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
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
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
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
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
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
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
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
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必以忠亦其
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爲求此而
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此以蘇
講習爲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矣蘇
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
功雙峯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
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
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
博矣而志不篤則不切思不近則泛濫而不著已如何
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
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

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與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相須其義始備。學方可以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開坐打關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

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

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

其事如開坐打關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

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

為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

不可用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亦

雲峯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

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

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

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

其過。南軒張氏曰。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取過而憚改。故又軒文。文謂飾非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

文去聲

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而自昧。其本然之善。過矣。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惟欺人。徒以為善。小人知之。過也。卒流而為惡。不。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

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

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義。聘

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

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

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峯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歷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伯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人見其然。以焉。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

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

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之。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

諫君。而君以為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入或未之信。猶未可

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峯饒氏曰：誠意則君說人，所以信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乎？曰：其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乎？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則怛感彼必以誠意。李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了，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也。○閻伊川謂小德如援弱之事，如何曰：援弱事却是大處，弱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如湯武征

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若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曰：言以細行對大德而言，君臣等之小德大節所在也。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一端而累小失，猶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慶源輔氏曰：道無室，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前君子之學戰兢兢兢，無時無處不有。然豈有大小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節自或有一毫亦不可放過。微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如何聽他出入得。○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

者詳之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下可以此自恕。吳氏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雲峯胡氏曰：集

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

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厚齋馮氏曰：區，立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

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凌躐。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

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

淺深。此二句補足上文意。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

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上而語

御之。此三句又補上文意。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

若夫音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

門人小子乎？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

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

謹當
作慎

缺其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
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
矣何嘗如此龍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
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
聖其自處常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處不可著工夫更無
依泊處曰先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處不可著工夫更無
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
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程
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
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理無
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
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
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
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若
雲峯胡氏曰此第一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又
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
只在謹獨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小處大處都是理小
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
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而大
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別而無不在
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
乎精義入神之學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惟理無大
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
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甚言小
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
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
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洒掃
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不用做其他事也○洒掃
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時斷
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
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形
而後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

事雖至粗其所為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亦有形而上之理無大小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朱子曰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精義入神亦有所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未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未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未則本便在此也○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應對對言洒掃應對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又曰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然之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同而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洒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峯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未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未辨為事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當其下學便是甚麼樣子朱子曰勉齋黃氏曰洒掃

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節文
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雲峯胡氏曰愚
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愚
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
明精粗本末其分殊問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
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
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朱子曰孔門除
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
子說孟施舍似會子比宮黜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却
無大小不問大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
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洒
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
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底理會起方
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
道中之一節目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

妨非以解
程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是也仕與學理同而事

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慶源

以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讀詩讀書格物致

知為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

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別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

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

陳氏曰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

盡學之事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

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

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

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在

論語注卷之五

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而優則學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則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于學而無窮已也○潛室陳氏曰學是講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暇則可入仕則學有餘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無仕為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峯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而上句而正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

固自有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體之用學有見當世多可仕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體之用學有當世多可仕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體之用學有尚不以下句人所易知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主乎哀戚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晚畧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

足子以見孔門高第重本務實之意。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喪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蓋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峯饒氏曰：行過

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

有以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也。猶共也。○范

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

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子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內者為足。以至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內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新安陳氏曰：所發見者，天理。○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禮記擅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此不能自盡也。則何事能自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智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且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峯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以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曾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朱子曰：人固有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

以謂之杜綬之臣，豈不為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杜綬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而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守之，孔子之所謂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是乃致其也。○雙峯饒氏曰：夫子以莊子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

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雲峯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師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

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

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朱子曰：

厚教化不脩，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類。

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

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

刑罰所以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

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

民也，故謂心失其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

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

於此極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此心，則有以

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

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

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

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

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

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

入。有不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

意，生而喜心忘矣。○雲峯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

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

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書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

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情固在於悉

刑罰之失其情固在於悉

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不可

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眾水歸之乎。雙峯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疎。其意在下兩句。厚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諡也。後世定諡。謂殘義損善曰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之。雙峯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心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荏苒。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

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為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黃帝。祝史。亦其一師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峯饒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即文武之道。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

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敵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知賜。葉氏少繼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子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也。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不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人自入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

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畧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南軒張氏曰：子貢善

者，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為自絕於日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多與祗

當讓

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反。問。量也。厚齋馮氏曰。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辟言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敬言之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吐。雷。反。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新

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知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

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變時雍。善堯典曰。邦。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惡為善也。時是也。雍和也。言其

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

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

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新安倪氏曰禮記士鼓黃桴音淳左傳成公二年右援枹而鼓枹音樛本音作桴漢書抱鼓之枹音桴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桴若音桴者乃乘桴浮海之桴也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聲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踊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廢德皆此是動之斯和意恩○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續做出便自恣地○生榮死哀○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効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歟

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神感無不通也○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德綏謂撫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大下感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入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入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未茂感動之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神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峯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過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貢亦過化存神之妙字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信德行矣今引謝氏

論語集注卷之九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
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直子禽之問兄三始則疑夫子求問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稱夫子亦三始則喻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喻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若以爲皆孔子弟子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爲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真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者所共觀天之所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日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充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

時戰反

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

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

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爲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

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伊川云：允執其中，中作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著則不中矣。○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所存也。惟其心無倚，則能執其中。事物皆有所歸，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以民故也。聖人之視聽，自以天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未終矣。聖人之視聽，自以天聽。人之際而已。○雙峯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死執柄，相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於事物上酌其新安倪氏曰：按執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

謨。此此加詳。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二句說得又較子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惟精惟一，二句說得又處人心中。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道理。如屋相以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却只是這箇道理。如屋相以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道理。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在心。此天祿亦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永終言之為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永終之本也。四

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末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

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疏世本云湯名天

王改名履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記檀弓上夏后氏尚

謂喪事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竈牲用玄殷人尚

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

尚赤大事歛用日出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

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

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

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

諸侯之辭也朱子曰簡閱也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

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

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

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罪則不

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

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齊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予通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

見形句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

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蓋本於此。雙峯饒氏曰：紂為天下通主，所用皆是一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善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

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也。衆叛親離，那裏有

至親。朱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德，逃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

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祇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己為本，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錘直垂也。量，斗斛也。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

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

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

民弛政庶士信祿○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

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雙

峯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牛斛使無過取

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

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

今苗斛皆然當約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

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

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度修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

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興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

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德後

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

所重民食喪祭

其如此而我則興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節齋祭氏曰五教君臣父

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

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峯饒氏曰周

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雲峯胡氏曰帝

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

為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

○新安陳氏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

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

○楊氏曰論語之

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

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扶施諸政
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
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
之次皆此意也朱子曰此篇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
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
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為一章。蓋與滅國繼
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齋黃氏曰。論語末篇
歷叙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
矣。其下及賞善罰惡。責己恕人。太網小紀。本數未度。
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是事之合天理當人
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
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雙峯饒氏
曰。通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
王又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
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
是執中之實。○雲峯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拜

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叙自古帝王之用。固
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
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
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
說。行無不本於知。知
即所以行。固無異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
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
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
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

新安倪氏曰。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激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而舊音丙。

朱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
以卑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惟喜康
不堪。則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
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
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
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
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
其理一也。胡氏曰。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窒之。則
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
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
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眾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
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
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
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
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
存於己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脩矣。然欲仁其本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
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
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
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
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

吾官忍弗能予。通作卒以取敗。亦其驗也。通鑑漢高祖
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
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

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音惡
烏故反叱昌力反吃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粹差千人皆
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
慈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狗音同人有疾
病泣涕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訛也
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朱子曰猶之均之也
如言一等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
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
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
其未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此意。若是有司
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
體却不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問四惡之說曰。虐
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揚氏為當。謝曰。古者
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
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為。知先後緩急之所在。
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眾以誓之。垂
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
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揚曰。
非其義也。一介不以予人。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
納之吝。在有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

當其可而已。○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
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殺人乃
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
唐德宗是也。○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也。
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為也。○勉齋黃氏曰。惠易費勞。易
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情之所易則
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可也。甚
則不教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不教而視成。不可也。甚
也。其則與一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
至者。也。此一事。須預先告戒。使導承而後可。若不先告
戒之。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
緊他。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
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雲峯胡氏曰。四
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
決。柔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
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尹氏曰。告問政
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

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此氏曰孔子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
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雲峯胡氏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惠未有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
○電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

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朱子曰此與五十一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知天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子○雲峯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篇不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此曰無以為君子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雲峯胡氏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

立三字耳目無所加是惛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也得失可以知人之邪

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雲峯胡氏曰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精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於此亦見集註之精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南軒張氏曰此所論命謂窮達

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傲倖而苟求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地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備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

己○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

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

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

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

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第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

乎學者少聲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聲於

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覺軒蔡氏曰論

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

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十

論語集註

三十





